



额尔古纳河这岸

郭雪波(蒙古族)

额尔古纳河静静地流淌,在黑山头脚下。它很恢弘,从天边浩荡而来,向北方一泻而去,与百里之外的石勒喀河汇合,像一位要去赴约的小伙子,激情澎湃。它等待的就是这场旷古的约会,渴望着一次伟大的蜕变。由此开始,它摇身一变就名曰:哈尔滨——黑龙江。从河到江,就如由虬龙,穿越的是千万年的亘古洪荒。一条河的历史,就是一个民族的记忆。

匈奴后的东胡一支蒙兀韦氏以及后来的蒙古人,一直把这条河当作自己的摇篮。

它从大兴安岭西坡起源,获得人类第一次命名,叫海拉尔河。向西流到满洲里附近折向东北,被它滋养的属民再次给它更名,从此郑重而形象地称之为额尔古纳河。就如家里的少女长大了,从昵称改叫正式大名了。“海拉尔”意为化冰雪之河,可解“爱哭”之意,也许缘自从高高的兴安岭携带而下的冰凌一路融化之故吧;而“额尔古纳”这词,与“额尔格纳”只一字之差,是个变化音,词意为回头或回旋,皆因水大时河水倒灌入呼伦湖,然后又掉头向东北,故而称之为回旋之河。这好比少女出嫁前一阵哭泣,踏上远路时,频频回头望故乡,显出百般不舍之态。蒙古族人民给自然万物起名,都颇具诗意和形象性,如称北极星为阿拉坦·嘎达苏,意思是金色的钉子,钉在北方天空,闪着金色光辉,指引方向;北斗七星则叫道依乎尔·道伦敦都,意思是弯曲的敲钩钩;而三星就直接叫它古尔本·诺海,即三狗,当成自家养的三只牧羊犬了,亲昵而宠爱。

我们在这岸,陪伴着出嫁的少女额尔古纳河,一路奔向黑山头。

河的这一侧,平阔如茵的大草原,宽厚地守护着她;而对面的那岸,逶迤莽莽的山岭起伏迷蒙,如一只贪婪的卧虎在时刻觊觎着这个少女。本来,河的两岸都是蒙古族人和其他兄弟族人的故土,如今只能隔河相望,心中不免生出些许的伤感来,还有戚然的疼痛。

额尔古纳河成为界河之后,这边的岸,也始终被那边的贼人惦记。

19世纪的一个月黑风高之夜,从河的那岸潜过来一群俄国大盗,偷偷溜进黑山头脚下的那座哈撒尔古城

遗址,盗走了无数的珍贵文物。后来,科兹洛夫等人于1909年潜入西边额济纳旗的喀拉浩特古城遗址,发现一个神秘古塔洞窟,里面装满了古老的艺术珍品、神奇壁画、祭祀原始文物,以及大量的古代手抄本。这些文物统统被盗光,喀拉浩特古城遗址因此闻名于世。历史的后院,那会儿是盗贼的天堂,皆因主人孱弱不善守护而造成。

在车的奔驰中,我仿佛看见,一个大鼻子、蓝眼珠的盗贼的身影在不远处的黑山头脚下游荡,扛着一把来自中国的洛阳铲。而那座神秘的黑山头,巍峨地耸立着,如一卫士守护着脚下的那座古城遗址。我的心正为马上能拜谒哈撒尔古城而激动时,前边狭窄的路面上有辆车横挡在那里。原来前方塌方,大家正在填土石,最早明日才可通车,但行人还是可以爬过去的。天无绝人之路,我们决定弃车徒步穿越,到对岸雇个车就是,反正只剩下10公里路了。

这时候,来了一辆摩托。这是来接人的。当摩托从身旁飞驰而过时,我听见一句熟悉的科尔沁蒙古语。我喊住他们。原来,这小两口就住在古城遗址旁边,男的名叫喜宝,我向他们提出请求,希望能把我们送到古城。喜宝嘟囔一句,但还是答应了我们的请求。他暂时放下到黑山山镇上与朋友聚餐的事,用放在对面的小车先把我们送过去。族人的心还是热的,也好沟通。喜宝对古城遗址很熟悉,他和姐姐家的牧场就在遗址旁边,喜宝十多岁时从科尔沁老家投奔姐姐来这里生活,成家立业。他还主动承担起导游的职责,因为他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了如指掌。

开过一段雨后变泥泞的土路就到了,喜宝把车停在遗址东侧。这里静悄悄的,没有游客,连个人影都不见,这倒出乎我的意料。喜宝推开用铁丝控的栅栏门,前边的辽阔草滩上流着葛根河,不远处是得尔布干河,遗址就在两河流入额尔古纳河的沼泽地的东部草地上,背山面水地势开阔,位处大兴安岭与呼伦贝尔草原交接险要处,可攻可守,是扼守北方的门户,进出草原的咽喉。原古城分内外城,土筑城墙,外城则呈方形,占地面积约35万平方米。有护城壕,设城门和瓮城,中部偏北有一

座大型宫殿遗址,花岗岩圆柱基石排列有序,曾随处可发现黄绿琉璃瓦残片和青砖古陶。可想当年在这里坐落着一个多么金碧辉煌的宫殿。如今一切已烟消云散,地面上除绿草覆盖之外,其他什么都不见了。

800年的历史遗址,安静地躺在地底下,除了当年那些俄国盗贼外,几乎无人打搅过这里。没有如织的游客,没有随处丢弃的垃圾和震耳的喧哗,也没有人住树和图腾柱上刻写“到此一游”。年轻热情的小老乡喜宝,从七八里远的家那儿提来一桶酒。我们很郑重地向祖先古遗址拜祭。

我问喜宝,这里没有人看护吗?听了此话,他那微黑脸上流露出一丝无奈的苦笑。原来这附近住有他们五六家老牧户,自动看护古迹,很多年了,后来突然说要保护古迹,把他们全都赶走,挪到东边七八里远的地方。政府安排了一个老头看守,住在后边一栋旧砖房里。可是,还是有很多人来看盗。说着,他带我们去旁边小山包看被盗贼挖过的旧坑。

我在小山包西侧,发现一处新挖的大坑,倒不是盗墓,而是盗挖的沙石砾,用拖车拉走的。喜宝一见忍不住吼出一句粗口话,说:“前几天还没有呢!”

加强对这里的守护,变得迫在眉睫。好在这里已没什么可偷的了,除了砂砾。它寄托着800年前那段磨不去的风云历史,成为后人的精神家园,这样足已。离别时,我拿出酬劳答谢喜宝时,他脸红了,憨憨地摆摆手,不好意思收。我告诉他,这里是你祖先的故土,冥冥中,神秘的天意把你安排在这里放牧,就是派你来守护祖先遗址的,这是你的使命。

这期间喜宝的手机一直在响,耽搁的时间有点长,显然媳妇和朋友们在催他。他只是憨憨地回一句:“正走着呢。”离开时,他认真关好栅栏门,还不忘跑去找那位负责看守的老汉叮嘱几句。他是个很有心的小伙子。到了镇上,他从车上跳下,向小饭馆飞奔而去。那个飞奔的身影,如雄鹰在展翅。

额尔古纳河这岸,古风依然;历史的后院,守护者的雄风也依然。历史是有记忆的,虽然都埋在草丛里。记忆永恒。

大地上的暖色

何永飞(白族)

木要快得多,萌芽力和分蘖力超强,还耐修剪,枝叶被割掉,很快又会重新长出来。构树一身都是宝,叶子是营养丰富的饲料,可以喂牲畜,韧皮纤维是造纸的高级原料,根和种子还可以入药,树脂能治皮肤病。难怪它的旁边建起一个养殖基地,里面养着很多家猪、豪猪、黄牛等,都长得肥嘟嘟的,饲养员往槽里倒下一大袋用构树叶制成的饲料,转眼就被它们抢吃光。用构树叶喂牲畜,不仅长得快,而且其肉质口感好。据说,村民们还要成立构树产业合作社,这是一条无限宽广的致富之路。

两座山围拢,形成一块很大的宝地,宝地上有一排排错落有致的小洋房,单家独院,墙面是耀眼的黄色,房檐盖着青瓦,造型设计合理而精美,民族风格和现代风格相结合。这是易地扶贫搬迁的一个安置点,叫永厂新村。原来的上永厂、庄房、鲁祖节三个村子整体搬迁过来,绝大多数是建档立卡贫困户。他们之前居住和生活地方,要么交通不方便,要么生存环境恶劣,要么背靠悬崖不安全,要么找不到发展路子,祖祖辈辈都陷在苦日子里。现在遇到了好时代和好政策,穷人也能住“别墅”,这是他们之前想都不敢想的事儿。

永厂新村,山间的童话世界。家家户户都安装了太阳能,各种配套设施都很完善,有凉亭、球场、文化活动室等。这里居住着彝、傣、苗等多个民族,尽管他们在民族文化和生活习俗方面有一定的差异,但彼此之间相处得特别和谐,互帮互助,团结友爱,亲如一家人。有一户人家,在房前的空地上,用瓷盆栽着花,花开得正艳;用胶桶种着玉米,玉米正吐穗;用塑料缸栽着辣椒,辣椒

正结出翡翠一样的果实……这里充满诗情画意,又不失生活气息。

这时候,走出来一位妇人,50岁左右,带着两个女孩,大的六七岁,小的三四岁,极为可爱,也不怕生,都是她的孙女。她满脸笑容,热情招呼我们一行“不熟之客”进屋坐。她的儿子和儿媳以前都要到大城市里打工谋生,而现在不用跑那么远,就在家附近上班,可以早出晚归。她家屋内整洁、温馨,沙发、茶几、饮水机、电视柜等应有尽有,新买的液晶电视很大,还配有音箱和话筒,在家就可以唱卡拉OK,其乐融融。

像永厂新村这样的扶贫搬迁安置点还有好几个,比如:老木坝村傣寨、阿过咪刀甲等。安居,不再是幻想,已让老百姓实实在在地享受到;乐业,也不再遥远,因地制宜的各项产业已启动。

春天破壳而出。山之多,山之高,再也无法阻挡武定前进的步伐。激昂的奋斗之歌已响彻天宇,暖心的色彩已在大地不断铺开。



武定,罗婺彝族部落的故里,山多,且高出仰望的目光,高出幸福的脊背。

靠山吃山,在特殊的年代,山上的树木被砍了很多,有的山头变成光秃秃的,飞禽走兽也销声匿迹。猎人的猎枪再也没有用武之地,以伐木为生的山民们也断了后路。生活一度很艰难,“贫困”的帽子压在头顶。

好在一切已成为过去,新时代的舞台上,武定也翻开了绚丽动人的新篇章。

群山又披上了绿装,焕发出勃勃生机。行于山间,一路悦耳的鸟鸣声,一路瓜果飘香。村庄也换了新颜,掩映于绿色中,好不惬意和自在。做饭不用再烧柴火,老式灶退到边缘,实现电器化,电饭煲、电磁炉、微波炉、冰箱一应俱全,不用多长时间,一桌香喷喷的饭菜就摆在眼前。人们无需再打树木的主意,砍刀、斧头和锯子不再威胁到山的葱绿。人与自然友好相处,呈现出一片和睦的景象。

在武定,山是走不完的,也不想一下子就走完。身处山中,神清气爽,有无比的富足感。城市里有的这里几乎都有,这里有的城市里还真没有,比如干净空气、宁静的时光等。一个小集镇,一个小村子,足以安放辽阔的日子。路虽远,可路面宽了,好走了,也就不觉得远了。白云顺着山脉飘游,或驻足在山腰和山顶,如盛开的雪莲花。金灿灿的阳光从云层间流泻下来,涂在大地的穹窿上,涂在房屋的骨架上,涂在人们的脸颊上。

罗能村地处金沙江畔,走入,一股股热浪扑面而来。不远处,有一片浓浓的绿,那是种植的构树。以前这里是荒山,气候酷热,又缺水,草木都不生长,一到雨季,水土流失很严重。而构树的生命力很强,它发达的根系扎得很深,能牢牢地抓住土壤。构树,让荒山不再荒,让土地站稳了脚跟,就像卫士,任日晒、风吹和雨打,都不屈服,守护着家园的安宁。

再陡峭的坡,构树都能爬上去,都能巍然挺立,好像就没有它攻克不了的难题。构树的生长速度比一般的树

2020庚子年,抗击疫情、脱贫攻坚是主旋律。窘境之下书写的那些文字,让我有了更强的前行力量。

记得2020年初,新冠疫情尚未至,我和友人去看望一个高位截肢的小女孩。我被她积极的状态所感动,这个家贫身残的女孩如此阳光!当晚,我写下千字文《阳光如玉》。后来,人们为这位小女孩发起捐助。短时间内,全国数千位热心人伸出援手,很快就筹到30多万元。关于她的微视频刷屏了当地人的朋友圈,她成了坚毅的榜样。小惠别人,大益自己。从她的身上,我有了对生活、生命的全新认知,在特殊的人生刻度,完成一轮无价的自我救赎。

不久,疫情骤紧,我日夜奔波。平生头一回回遇此情形,我被缠缚得喘不顺气。抗疫这事,可不忙。早晨出门,你不知道晚上能回来,还是被集中隔离。起初,我老想这些,越想越怕,搞得六神无主。后来我告诉自己,想啥都没用,还不如鼓起胆子干活。想开了就好,我放松多了。有时候,收到读者关于自己文章的贴帖、来信,信心也更足了一些。

我的家乡很落后,扶贫是头等事。在千山万弄搞扶贫,路难行,水难找,树难栽,理儿还难喻。要干好这些事儿,驻村扶贫者的付出和牺牲常人无法想象。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攻坚战中,我所在的县就有10位扶贫干部永远地倒下了。曾经,我们和他们并肩携行。可在突然间,他们就不见了。前阵子他们还硬杠杠,昨天深夜我们还在一块,怎么说不见就不见了呢?像飘扬的蒲公英没入漫山丛林,像疾行的鱼儿停止摆尾,沉下湖底。

他们的离去让我无法忘怀,过一天心就长厚一层。我该拿什么来纪念伙伴?唯有文字。于是,我选了现实生活中的一个原型,写一个扶贫伙伴脑溢血瘫痪后久卧病床的故事,写他淳朴、刚强的妻子。她丢下家中两个年幼的小孩,来到城里医院陪伴他,服侍他,对他讲绵绵的情话。她昼讲夜讲,讲得深切、动情。她文化水平不高,思想保守,原来并不会讲悄悄话,甚至当干部的丈夫对她讲这种话时,她曾斥为不正经。可如今丈夫昏迷不醒,试了很多办法都唤不回。她就想,丈夫那么爱浪漫,以前天天情话不离口,也许情话能刺激他醒来。念头一闪,她便毫不犹豫地投入这场持久的“单边情话”中。起初,她学得羞羞答答、磕磕巴巴,是那么难为情。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,她已讲得顺顺溜溜、有滋有味。病房里还有其他人,她只能贴近丈夫的耳朵讲,用别人听不懂的家乡土话讲。一天深夜,丈夫突然摸了摸熟睡中的妻子。这一下,把妻子惊呆了。而更惊异的是,他其实有知觉一个月了,却硬生生瞒了这么久,忍了这么久,因为他想多听一会儿情话。这就是我发在《广西文学》的小说《单边情话》。我用这些文字纪念伙伴,用来时刻敲击幸存着、幸福着的自己。

过了一段时间,我生活的地方没了疫情。阳光明快起来,街上有了生气,住所不远处的河边又跳起广场舞。极好的是,时隔四个月,我终于能回200公里外的家,看一眼重病的老父亲。涉过险障,心胸都敞亮开来。好心情让我想写一篇长点儿的小小说。

写什么呢?思考一阵子,我决定写退伍军人。我哥,还有不少朋友、同事,都是退伍军人。尤其现在的一位同事,他家四兄弟名字最后一个字连起来是“英雄豪杰”,全部参军,出了两个团级干部,且都是特级英雄,我刚听说时极为震撼。我找资料,和哥哥及许多老兵聊,准备了3个多月。等到国庆节,才埋头写下这两万多字的小小说《心愿》。《心愿》写的是部队复员的主人公代替牺牲战友尽孝数十年,在他病重失去治愈希望后,决定用剩下不多的时间把战友骨骼从外地烈士陵园迁回家乡。40年里在两个家之间奔波数百里尽孝不易,但迁回骨骼更复杂难办。在这过程中,由于对牺牲战友的怀念,对战友父母超乎寻常的情感,主人公的行事处世,和周围所有人几乎格格不入,大大小小的冲突不断。不但他妻儿和战友们不能理解,连牺牲战友的两个姐姐也承受了巨大的无形压力。他这种认真至极、偏执有余的行为,显得如此另类。但这些都,包括日益衰弱的身体,都不是他的苦恼,他内心深处最苦的是,战友牺牲了,而自己却活着。负疚感、内疚感让他时刻煎熬,常常泪洒惊梦。

写好后,我把稿件呈给编辑,对我并不熟悉的编辑老师极其热心。她点拨说,我们即将迎来建党百年华诞,这个题材很好,但一定要在叙述中体现浓厚的英雄情怀和家国情怀。

我重读了方志敏的《清贫》和《可爱的中国》,特别震撼。革命者在白色恐怖下对新中国的设想那么美好,我们今天终于实现了他们的夙愿,而且这日子超乎其憧憬何止百倍?幸福是千万烈士用生命换来的,活着的每个人都要铭记,要感恩,要奋进。

可文章越改越难,我很苦恼。我用艾玛玛托夫的话来鼓励自己,写作的事业就是这样,越往前走,路越困难。绝不能半途而废,我要在这篇小说上,检验自己是不是真正发自内心地热爱文学。我虔诚地写完稿子,酣畅淋漓地承受修改的苦恼,也酣畅淋漓地升华对军人的崇高敬意,浓缩着对这个伟大时代的家国情怀。不久之后,小说在《民族文学》发表,后来被《小说选刊》转载。

现在,疫情防控常态化,脱贫攻坚取得了胜利。回望来时路,我真实地感受到,世道温暖,文学有力。

世道温暖

文学有力

郭虹(壮族)

广告

粤港澳大湾区

文学评论

1010年第11期

定价:25.00元。订购电话:(020)38486965,13711361858。地址: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龙口西路552号广东省作家协会。邮编:510635。电子邮箱:ygdwqwxpl@163.com

前沿观察

从反批评看两位晚熟作家的新作... 李建军

思想圆桌 | 全球化时代的文学地域性

到世界去与返回故乡... 刘大先

何为全球化? 何为地方性? ——以吉狄马加的《迟到的挽歌》为中心... 敬文东

地方路径与“20世纪中国革命和文学”研究中的可能性... 何吉贤

“苏州想象”地域书写的现状与未来... 房伟

粤港澳文学瞻巡

粤港澳经典重读... 欧阳山

当代文学中的青春与革命——重读《三家巷》... 张均

南翔中短篇小说阅读散记... 贺绍俊

粤港澳大湾区:新视野下的文化使命... 江冰

“湾区典范”的缔造与澳门文学的发展创新——以《七剑诗选》为例... 冯倾城 王如利

非虚构文学研究

报告文学与文学基本关系... 张陵

文学现象扫描

《诗探索》与中国当代诗歌理论批评的进展... 张桃洲

启蒙文学传统的赓续与变奏——论新时期文学中的弃婴叙事... 杜昆

作家作品评论

生活的异质性与现代人的精神困境——黄咏梅、祁媛、杨怡芬、柳晋小说读札... 吴义勤

科学精神与生态意识的诗性融汇——论杨文丰的生态散文... 汪树东

青年作家评论辑录:王威廉

(主持人:贺仲明 申霞艳)

反重力写作与思想爆破——王威廉小说印象... 邵部 孟擎华

关于王威廉的四则阅读札记... 李唐

反抗异化之路——王威廉论... 徐兆正

从文化诗学到未来诗学... 王威廉

海外华文文学研究

灵魂的规训或者“李代桃僵”——关于严歌苓长篇小说《666号》... 王春林

世界文学巡礼

关于俄罗斯的两次“文艺复兴”... 汪介之

网络文学观澜

网络文学—大众文艺体验的行为、过程和状态... 王祥

《长江文艺》原创 2021年第04期目录

小说坊

中篇

花钱 | 凡一平

失约 | 阿微木依萝

短篇

冬天的耳朵 | 王凯

独钓寒江雪 | 俞妍

希尔的面包 | 王天丽

去虎溪村烧个头 | 忽兰

隐身记 | 解良

画面与空间 | 胡弦

故事在生长,灵魂在歌唱 | 喻向午 凡一平

驻村记 | 周凌云

诗空间

落花乱(7首) | 谷禾

你在那么美的地方(8首) | 秦不语

山巅的仪式(8首) | 叶丹

自由谈

寻找镜头之外的光与路 | 李蔚超

自媒体时代文学创新的路径思考 | 王宁

媒体时代阅读与写作模式的新变 | 胡哲

三官殿

雕塑黄桃 | 戚泽民

刊中刊

翠柳街 | 这人世间有茫茫无用的深情 | 丁东亚

《长江文艺·好小说》选刊 2021年第04期目录

再发现

我们的爱 | 刘建东

优秀的小说往往逼迫你“无话可说”(评论) | 李浩

好看台

中篇

游园 | 孙频

有一种植物叫芙蕖 | 阿袁

短篇

丁字路口 | 徐则臣

灵异者及其友人 | 鲁敏

凤凰于飞 | 房伟

生 | 西元

怕了吗? 亲爱的 | 鹿羽

鲁庄有约 | 徐汉平

民族风

太阳以东,月亮以西 | 邓文静

推手推

云顶司机 | 周于阳

视觉空间与物质形体 | 刘玉玖

再回首

媒介·模仿与创新 | 乔楠

翠柳街

闲笔·闲情·闲趣 | 郝莉

地址:武汉市武昌东湖区翠柳街1号 电话: 027-68880620

国内统一刊号: CN42-1037/1

邮发代号: 原创38-6 选刊38-411